opusdei.org

「求祢宽恕我们的罪 过……」

香港的Vic Tam讲述了她父亲 如何皈依,以及天主的恩宠和 家人相互宽恕的故事。

2022年10月23日

从我年轻时,就开始阅读圣施礼华的著作,对我在很多方面都有极大的助益。尤其在《犁痕》这本书里,以「人心」为主题中的一条:「宽恕。真心诚意的宽恕,丝毫没有怨恨,这永远是一种可嘉的,富有神益的心

态! 」硕果累累,一点也不错,我的 故事就是个活生生的例子。

父母离婚时,我四岁,弟弟尼古拉斯才两岁半。然而,他们之间却有个不成文的约定:爸爸每周二、周四回家吃饭,周日一整天,他陪着我们就像个普通家庭一样的度过。因此,我一直在稳定和快乐的环境中长大,虽然我们还没有信仰。

当我还小的时候,我不明白为什么爸爸不和我们住在一起,可是我也没有问我父母间发生了什么事。我们在香港的中国文化中成长,晚辈通常不会质疑权威。稍微大了点时,我会因觉不在我们身边而常逗妈妈,但她从未说过爸爸的不是,所以我自己编了一个故事,爸爸搬去离他工作较近的地方住,比较方便。等我十二、十三岁的时候,我又再逗妈妈,她终于告诉我和弟弟,她和爸爸离婚了,爸爸另有一个妻子。我没有感到大惊小怪地就接受了,因为我看了足够的电视

剧,知道这些事情确实会发生在真实 的生活中。

在我念基督教幼儿园时, 一位老师曾 激请我妈妈加入她们的团契。妈妈谢 绝了,说自己是单亲妈妈,孩子还 小,工作也很繁重,也许等孩子长大 没有后顾之忧时,她会再考虑的。 老 师回答她说, 生活中总能找到借口阻 止我们去认识神的。后来, 母亲决定 回去天主教堂慕道, 因为她的母亲 (我的外祖母) 是位笃信的天主教 徒,尽管她没有带母亲去受洗。于是 她决定在她上慕道课时, 带我和弟弟 去主日学。我们会去望主日弥撒, 然 后爸爸会来接我们吃午饭,然后打篮 球或踢足球。一年以后,在1993年的 复活节,妈妈,弟弟和我都受了洗。

好几年过去了,我从牛津大学毕业后,搬到伦敦,并拿到审计领域的专业培训合约。2014年5月,我收到一张我们家庭定期聚会的Whatsapp照片。我发现爸爸明显得苍老了许多,

体重也减轻了很多,并且在室内还戴 着帽子。我打电话给爸爸问他是否还 好,他仍保有一贯的幽默感,他说只 要维持健康就好。所以我暗自希望他 一切安好。八月的一天,在我考完了 所有的特许会计师试后, 妈妈突然打 电话给我。问我是否可以在月底回香 港一趟,参加表弟的婚礼。我说不 行, 因为我已经用完所有的假日了, 况且工作量也增加了。然后她才告诉 我爸爸有脑瘤,她在七月发现他身体 已隐瞒不住了。我立即给爸爸打了电 话。一开始,他对我知道这件事并不 高兴, 但在谈话结束时, 他说: 「为 我祈祷喔! | 我吓呆了,可是很高兴 他在那时刻对天主敞开了心扉。我 说: 「我当然会为您祈祷。|

那时,我爸已再婚,又再度离婚,第三次再婚(这段婚姻最终也以离婚收场)。在这段漫长的岁月里,我从未听到妈妈说爸爸半句的坏话;除了爸爸之外,我也从未见过任何男人去我家。2014年9月,我回香港两个半星

期,主要是想陪陪爸爸。因他不想受 到化疗副作用的影响,在考虑接受较 温和的中国传统疗法。然而中医诊所 离他住处很远。对他来说,搭乘火车 和出租车都相当不方便,同时他也不 想打扰任何人开车接送他,所以坐巴 士是唯一的选择。他让我陪他一起去 看医生。每一耥往该是两个半小时, 要转3次巴士。我暗暗庆幸能和他单 独在一起,真是难得的黄金时间,我 们闲聊、看新闻、谈论工作、政治和 烹饪, 在每次坐巴士的途中, 我都会 融入至少—件关于天主或灵性的话 颗.

有一天他提出来,想和我一起喝杯茶,聊聊天。我猜想,爸爸会想和我谈什么?我们在维多利亚港旁边一家不错的咖啡馆坐下,我问他在想什么。他变得满严肃地问我:「你有没有责备过我?」泪水顺着他的脸颊流了下来。我说没有,我从来没有责怪过他,并解释说我反倒非常感谢,因为他一直在我身边。我明白了,要求

一个成年人与另一个你没感情的人常在一起,是多么困难,装着好像什么事都没发生过一样。我快乐地长大,妈妈也从来没有记过仇。

后来在离开香港之前,在另一次喝茶的机会时,我提到我们之前的谈话,以及他问我是否责怪过他。我说我无法做判断,世上也没有任何人可以做判断,只有天主才有能力审判人心,因此我们需要请求天主的宽恕。后来我们去找附近的天主教堂,如果以后他独自想去的话,他知道在哪。

在香港的最后一天,爸爸问我是否可以一起去教堂。我建议我们去朝拜圣体。我念了天主经的前一半,他接着念后一半。当他念到「求祢宽恕我们的罪过」时,我们都感动得哭泣不已。在我的一生中,从未见过任何人这么真诚地向我们的天父祈祷。直到今天,我都无法像父亲当时那般祈祷。在一刹那之间,我看到了父亲内心的转变。

2014年11月,爸爸的病情急转直下, 尤其是在他手术之后,在家摔了一 跤。我身体健壮的弟弟,很能在家里 照顾帮助他。多亏我也在同时重返香 港,在医院里陪伴父亲。那时,他已 无法说太多的话,但可以看出他的不 舒服和沮丧。

因我从英国远道而来,想尽可能多些 时间和爸爸在一起。17日清早,我在 探病时间之前就去了医院。当我到达 时, 医生们围绕在他床边, 忙个不 停。我被告知, 医院已经通知弟弟和 其他的亲戚们,请大家赶紧去看爸 爸。他感染了肺炎!很可能将不久人 世。当他们为他带好了氢气罩,医生 也离开了时,我问他是否有领洗的意 愿,并告诉他医院里有牧灵服务。如 果他愿意,我可以请一位神父为他施 洗。他点了点头,我立刻打电话给牧 灵部门, 但他们建议最好找一位比较 认识我家人的神父。我再次问爸爸是 否可以邀请一位我认识的神父来为他 领洗, 他再度点点头。正在那时, 我

们的许多亲戚和爸爸的同事都来了。 时间是下午6:30, 我请的神父还没有 来。一位在场的朋友提醒我,在这种 紧急情况下,实际上我可以为他施 洗。我立即决定给爸爸施洗并取名保 禄,因为保禄听起来最接近他的中文 名字。「爸爸,我现在要给您施洗, 可是对不住我要用英文, 因为我不会 用中文做。保禄是您的圣名。丨「保 禄,我因父、及子、及圣神之名,给 您授洗。阿们。」爸爸虽然无法表 达,但还是有意识的,他的眼神似乎 在说: 「我的女儿, 你在做什么? 我 还以为会是神父呢! |

七点左右,保禄神父终于赶到。他道歉的说,由于塞车和找不到停车位,他没法子早点到。然后他说既然洗礼已经完成,就不需要再为病人傅油,于是他降福了爸爸,并在他的前额和手上画了十字圣号,然后为他祈祷。

第二天的午夜时分,在我们的陪伴和 祈祷中爸爸安然去世。

Vic Tam

pdf | document generated automatically from https://opusdei.org/zhs/article/Qiu-Mi-Kuan-Shu-Wo-Men-De-Zui-Guo/ (2025年12月12日)